

「嶺南名寺志系列・古志五」

鼎湖山誌

明生書



上册

(清) 釋成鷺 編撰

李福標 仇江 點校

新湖山誌

明生書



中華書局

本書所屬之《嶺南名寺志·古志系列》爲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嶺南名寺志》編委會

顧問 黃國聲 陳永正

主編 仇江

編委 李福標 鍾東 楊權

前言

鼎湖山慶雲寺是嶺南四大叢林（另為廣州光孝寺、曹溪南華寺、潮州開元寺）之一，在佛教界頗具聲譽；而在嶺南佛教史上，其地位尤著。明末清初，因緣際會，無明慧經禪師壽昌法系下曹洞宗第二十七世江西博山無異元來（一五七五至一六三〇）之高弟長慶道獨（一五九九至一六六〇）、天湖道丘（一五八六至一六五八）等，南下嶺表傳法。道獨主華首一脈，引衆多亡明遺民進入佛門，其徒、孫輩函昱、函可、今釋、今無等，皆法天龍象。他們在珠三角及粵東、粵北地區新建或重振寺廟如番禺海雲寺、廣州海幢寺、丹霞山別傳寺、羅浮華首臺等，表現了佛教的大實行，一時淄素四衆趨響云從。惜後因滿清文字獄發，華首一脈高僧著述多遭禁毀，元氣大傷，僧徒素質頓不如前，祖庭海雲寺亦衰落以至灰滅，於今未復。道丘則主慶雲一系，其修持方式與道獨華首系不同，其影響亦復有別。

慶雲寺所在的肇慶地處兩廣交通的咽喉，是明清之際兩廣總督府和南明永曆政權所在地。一代志士曾滙聚於此，在政治鬥爭中嗆風逐浪。南北文化的碰撞與反思，是此時端溪書院儒學和慶雲寺佛教勃興的直接文化背景。其實佛教在肇慶的傳播頗早，兩晉時期西江土著俚僚族中就有了甚深的信仰。蕭梁天監年間（五〇三至五一九）端州始建峽山寺。唐代肇慶的佛教更值得大書特書，新興縣出了六祖惠能，高要縣亦出了高僧希遷。如果把慶雲系法脈往上追溯得遠一些，就可直與大鑑慧能與石頭希遷相接。慶雲寺祖庭鼎湖山白雲寺，乃盧祖會下高弟智常奉師「各為一方」、「不失本宗」之教，於唐高宗時所建。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前後，憨山德清分化嶺表，登遊鼎湖，小住白雲寺。一日山行深入谷中名虎窩處，心賞其地「峰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更名蓮花峰，並預言「不久當有福慧大人闡化於此」。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山麓上迪村居士梁少川入山誅

茆建蓮花庵，適新會朱子仁（一六一一至一六八五，即後來的弘贊和尚，字在慘，號木人，相傳為明藩王後裔）發足參方，道出高峽，遂邀入同住，不久改蓮花庵為慶雲庵。丙子歲（一六三六）道丘棲壑應邀主之，歲臘登壇傳戒，「有五色雲現於峰頂，遠近共睹，適與前名符合」，遂改庵為寺，榜山門為「雲頂」。

棲壑錫下的慶雲寺以禪宗為主，亦兼修淨土宗與律宗。棲壑師承無明慧經、博山元來，又受蓮池株宏與曹溪憨山的深刻影響。此數大老都是提倡禪、淨雙修的宗師，如無異元來就主張「禪、淨無二」、「說淨土亦得，說禪亦得；說淨土即禪、禪即淨土亦得」，而初進者不可會通，「當求一門深入」，纔不至於顧此失彼（《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可見棲壑之兼修是在眾大德指引下的高自樹立。後世讚棲壑云：「力弘博山之道，更嚴淨毗尼……禪、淨、律三教並行。自有佛法以來，未有如吾師之兼善者也。」（圓捷一機《開山立法棲老和尚行狀》）

還應提及的是，棲壑於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曾到南京大報恩寺聽華嚴宗名僧雪浪洪恩、一雨通潤開壇說法，親依久之，並被會中推為副講。故此慶雲寺還深染華嚴宗的因子。如此之「兼善」，必非清淨鑽研所不能到。故道丘對慶雲座下比丘的修為、學識要求甚高，在開法之初，就遵元來無異和蓮池祿宏之遺教，制定了一整套謹嚴的佛教儀軌和寺規，即所謂「博山鐘鼓，雲棲法規」。這針對五季、趙宋以來禪僧大都深據山林而不講佛理，以致空疏不學、狂禪泛起的現象而言，可謂走了補救的、復古的、向上的一路，讓人看到了佛教的別一種風範和希望，無疑為近代虛雲等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提供了啓示，良可貴也。

與道獨華首系按自定「道函今古傳心法」字輩傳法之不同者，道丘慶雲一系謹遵乃師元來無異所定法統，即「元道弘傳一，忞光照普通。祖師隆法眼，永傳壽昌宗……」的字輩傳法，實屬曹洞宗博山法

系的嶺南正脈。當然，在慶雲寺開山之初，由於發展的需要，也由於棲壑禪師兼善博大之風的影響，尚有其他法系的高僧住持該寺。棲壑本人是博山系第二世、石頭和尚三十五世孫。二代住持弘贊嗣法於雪關和尚，屬博山第三世。然第三、四、七代住持，雖從棲壑受戒，卻不是博山系的嗣法子孫。自第八代住持一安立雪之後便屬子孫叢林。慶雲系法脈不斷，延續至今，已傳法至第八十三世「壽」字輩。棲壑所定的嚴格清修制度亦在慶雲寺中代代不移，故該寺歷代住持中高僧迭出。如二代祖弘贊和尚，少習儒，稍長在本郡法雲寺剃度脫俗，又往廬山參道獨和尚。後主慶雲寺二十六年，一稟棲老和尚遺規，博學多聞，精研三藏，以文字三昧回向般若，至老不倦，著作甚豐，成長為嶺南最具名望的律學大師，以致在佛界、民間頗具威信，時「嶺海之間，以得鼎湖戒為重」（霍宗瑄《第二代在慘和尚傳》）。其他如三代祖傳諤湛慈、四代祖元渠契如、五代祖傳意空石、六代祖圓捷一機、

七代祖成鷲跡刪等，皆教化一方，於佛學頗多建樹。慶雲寺作為嶺南曹洞宗的傳法基地，其影響一直到現代。因僧眾大多為粵人，在長期的佛教修持念誦中，形成了南腔（粵語）誦佛的傳統，在嶺南佛門中最具地方特色。其嗣法子孫不僅是廣州、南海、番禺、順德、高明多個寺院的住持，而且西到南寧，東到惠州惠陽縣，北到韶州英德縣，南到海南會同縣（今屬瓊海縣），乃至港澳地區，至今仍有多個寺院的祖師堂，供奉著慶雲寺某代住持及其弟子。如慶雲寺第七十四代住持印載筏可，是香港寶蓮寺第三代住持，慶雲寺第七十代住持印潔質良的傳法弟子慧因則住持澳門普濟禪院等。

道丘主寺二十二年間，慘澹經營；又經二代祖弘贊繼武前修，弘揚法力，終將慶雲寺建成殿宇莊嚴、結構完整的大叢林。自此鼎湖香火之盛從祖庭白雲寺轉移至慶雲寺。寺內流傳到今的文物古跡甚豐，如舍利子、千人鑊、大銅鐘、白茶花樹、平南王贈棲壑和尚大法座、

《磧砂藏經》、梅花圖碑刻、慈禧太后「敕賜萬壽慶雲寺」牌匾等，無不是慶雲歷代高僧潛德幽光的見證。在這裏，特別要提及的一段歷史是：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成鷲跡刪接任住持，時慶雲寺已開山七十餘年，寺院建設日善，香火更旺，常住達數千指之眾，生活也日趨安逸。隨之僧眾矛盾紛爭日多，戒律日益鬆弛。本年閏三月六代祖圓捷示寂，而成鷲之來遲至歲末，住持虛席將近十月，僧眾更是一盤散沙，寺亦幾致廢弛。成鷲到來不久亦遭排擠。《鼎湖山志》書前丁易《序》云：「正法方興，群邪側目。有盜常住一抔土者，懼其不利於己也，合眾口以爍金。」又孫毓琮《序》云：「（成鷲）時為群犬所吠，予奉上命，力為驅除。自後鼎湖一席，無復有窺竊常住之人。」應該說，成鷲住下的慶雲寺面臨一樁何去何從的公案。要得解決，必借本寺開山祖師法力與外護之助，而纂修《山志》乃其大契機。可見纂修《山志》之舉是有一個關乎慶雲寺發展命運的背景的。且世間方志六十

年一修，慶雲寺開山已然七十餘年，《山志》之辦亦迫在眉睫。

其實成鷺與《鼎湖山志》因緣頗早。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四代祖契如和尚就發願修《志》，文名甚著的成鷺被特請入鼎湖主其事。惜契如翌年圓寂，志稿未成而成鷺離山。時隔近十年，成鷺被推為慶雲住持。後因續前緣，寺志之纂得重新啓動。此次修志根本目的在於以祖師開山之傳統教育僧眾，申明大義。為了不讓昔之嚴謹戒律儀軌因今之安逸而隳敗，成鷺訂立了《重申祖訓約》，又著《僧鐸》讓寺僧於禪堂、老堂等處時時提唱，以重振戒風。並將其編入《山志》，形成定制。另者，成鷺還親自選定鼎湖山「十景」，邀集各方文士賢達覽勝觀光，唱和題詠。其主觀目的是為慶雲寺在鼎湖山的清修正名安分，排除外界干擾；客觀上也為相傳黃帝鑄鼎處的鼎湖山增加了新的、實際的文化含量。成鷺把登臨題詠之什編入《山志》藝文志中，這也是鼎湖山作為風景區的首次正式記述。此《志》之修得大護法肇、

高、廉、羅道丁易的大力支持，於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得以最後完成並付梓，達到了預期目的。《志》前孫毓琮序云：「（憲府丁公）乃取山中舊本，親為總裁，三月告竣……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於斯《志》亦云。」

纂《志》者成鷺（一六三七至一七一九），番禺韋涌名家子，俗名方顥愷，字麟趾。少年適逢國難，中歲皈依佛門。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禮羅浮山石洞禪院元覺離幻和尚出家，派名光鷺，字即山，得其法嗣；次闡化於瓊州府會同縣多異山海潮岩靈泉寺，改名成鷺，別字跡刪；三轉南海馬山龍華禪院。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遷香山縣東林一庵，又曾往澳門普濟禪院秘密進行反清活動。晚年住持番禺縣大通寶光古寺（大通寺）。著作有《紀夢編年》、《金剛直說》、《莊子內篇注》及《咸陟堂詩文集》等行世，在當時嶺南佛門中號稱文字般若第一，後梁啟超亦稱其「蓋樂以文字而為佛事者」。成鷺作為高僧大德

和著名文士，又以慶雲寺住持身份親手編纂這個《山志》，整齊凡例，挈領提綱，以折衷群言，自是左右逢源，得心應手。總體來說，此《志》資料豐富而核實，文字簡明而具文采，敘末時或著「僧史曰」以發論，講明戒律，章顯宗旨。此《志》的確在當時為整頓和扭轉寺風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且為後人研究嶺南佛教史及地方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原始文獻。在修志體例上也為後來者提供了範本，光緒年間增城《華峯山志》即仿《鼎湖山志》之體例而纂修。成鷺自稱「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慚於往哲」，不虛也。

此《志》代有流傳。觀書前數件康熙四十九年所撰之序及成鷺跋，並言及修《志》、刻書之事，故本年無疑已有刻本，並附刻鄭際泰繪圖。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又有補刻。現今最早的傳本實是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單白魚尾，左右雙邊。書序中數序為康熙五十六年所撰。《志》中攙入成鷺本人事

蹟，有詩文署名出現「七代住持成鷲」等字樣，殆五十六年增補（此時成鷲已經退院）。後該書又有乾隆修補本，為徐氏南州書樓舊藏，今存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此書版片據慶雲寺有關人員透露，解放初期尚存該寺，惜在上世紀「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慘遭劫難，付之一炬。除刻本外，又有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五年沈雲龍編《中國名山勝蹟志叢刊》、臺北明文書局一九八〇年《中國佛寺史志匯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六年《中國佛寺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年石光明、董光和、楊光輝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等，均為據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的影印本。

我們此次的整理，亦取康熙四十九年刻、康熙五十六年補刻本為底本，加以新式標點和簡單的校勘，以便信眾唸讀及研究者參考。整理工作得到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立項資助，並蒙中山大學古文獻所黃國聲教授指導、審閱，特致謝忱。

李福標 二〇〇六年四月寫於中山大學康樂園

序

余奉聖天子命，總制兩粵，駐節端州。粵東山川諸名勝，以任鉅責重，弗遑遊覽。聞州治東北二十里許有鼎湖一山，從龍蒼翠，山深而泉美，俗傳為軒轅乘龍處。然未足信也。巔有湖，四時不竭，邑人嘗禱雨於此。徑極險峻，林木葱鬱，而峯巒環抱，中乃慶雲寺也。梵宇幽邃，佛像莊嚴，實為焚修淨土。嚮因住持未得其人，幾致廢弛。有老比丘成鷲者，墨名儒行，學廣道高，州之紳士延其住錫焉。於是修闢山場，講明戒律，已歷歷可觀。又慮日久復湮，乃纂述《山志》，纖悉畢載，俾後人按籍而知名剎之由來，誠勝舉也。丁僉事總其成而授之梓，丐余言為弁首，因可其請而書之。

欽命總督廣東廣西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仍帶軍功五次趙弘燦撰

[illegible]

序

世之稱佛地者必曰名山，顧名何足為山重哉。假無名焉，荆棘叢生，龍蛇窟宅，足跡之所罕到，品題之所不及，山之巍然高、窈然深者，固自若也。造物者不欲其過於高深也，思有以顯其名者，由是千巖萬壑之中，一泉一石之下，往往出為佛地，屬高僧為居亭主。忽而把茆蓋頭，忽而千指圍繞；忽而山鬼叫跳，忽而巨靈呵護。時至則然，無足怪也。余出守高涼，聞端州之有鼎湖，思探其勝，未逮也。庚寅冬，舟發仙城，道經大通古寺，晤跡刪上人，立談頃若平生歡。訊其高隱，則遙指萬峯深處曰：「此老僧歸宿之所。」余躍然神往。是夕解維，拉上人還山。舟至鼎湖，凌晨登岸，肩輿行水石間，逶迤十里。半山有亭，顏曰「小歇」，水聲松韻，入於耳而快於心，泠然善也。余乃下車，攜手同行。遵九曲徑，直抵山門。鐘鼓肅然，躁心息矣。徐陟崇堦，瞻禮塔像，香花芬馥，敬心生矣。坐既定，出所修《山志》，乃憲府丁公

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入化人之宮。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若屯雲焉。居數十年，王求還。化人移之，身若隕虛，則猶嚮者所坐之處，酒未寒，肴未乾。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鼎湖之山，擬於化人之宮，而以跡刪之《志》為化人之祛，把卷讀之，日閱一過，日遊一徧矣。是虛是實，是幻是真，請問大師作麼分別？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奉命巡撫廣西、改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元龍撰

序

粵中山水之奇，雖好遊者不克窮其勝，非必其怪深幽遠而阻險也。耳目之所接，人跡之所經，而且無虎豹蛇龍之毒滋其患，無顛隕覆墜之虞增其畏，攀之可上，即之可怡，然而遊焉者未必日夕繼至，或中道輒返，即有久於是者，又或目覽而口不能道，故必俟人表暴之，而後天造地設之奇，歷開闢以來萬千百年之久，其名勝忽以著焉。端州之鼎湖山，去城東北不四十里，莫不推為名勝地，而求能道其勝者少也。近閱跡刪上人《鼎湖山志》而乃得之。上人世家子，習於浮圖氏，年七十餘主鼎湖慶雲寺法席。工詩能書，通於老莊而好儒者之言。余奉家大人於署，遠地無可與語者，得上人甚喜，因與來往，相倡和以詩。間嘗過其寺，俯仰登眺其勝，蓋目不暇給，而《志》已一一道之無遺。因邀余序其《志》。余竊念柳州諸《記》，昔人謂其文與山有兩相遭，非子厚不能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奇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今湖山

所總裁者。反復披誦，中間創造本末、山川形勝、祖道僧規、鴻文雅詠，備載無遺，洞若觀火。謂上人曰：「鼎湖一坐具地耳，開闢至今，初不知有佛有法，有僧有《志》也。自棲壑老人弘宗律於嶺南，而後佛法昌明；後世子孫守清規於祖席，而後僧風振起。至今得宰官菩薩輯前聞於編簡，而後《志》事告成。斯山之得為名山也，默有主之者存焉爾。當其名之隱也，莫或銜之使彰；及其名之著也，莫或抑之使晦。名者，眾流之壑也，趨而赴之，必有約之使退者。名者，眾射之的也，聚而訟之，必有聽之使平者。誰為為之乎？讀斯《志》也，當觀造物者之心與開山者之心，修《山志》者之心，相見於萬仞孤峯之頂。」既語上人，臨別序言。

高涼守歛溪吳柯拜撰

序

蓋聞為仁為智，示象高深；積德積刑，寓形流峙。故在山在水，皆情性之見端，而一丘一壑，亦經綸之餘事也。然地待人傳，若鍾靈之有託，則言因境立，斯緣感而益彰。此志鼎湖者所為樂成於今日乎。原夫三臺鼎列，湖以虛涵；一徑雲開，寺由慶顯。獅蹲象伏，現疊巘之奇觀；來鳳飛鵝，示群巒之幻影。遙通闐闐，孤城入畫以參差；邇接屢屨，高峽爭流而磅礴。架瓊梯於震旦，絡寶筏於迷津。其所由來，良以舊矣。於是看山客至，或拄笏以凝眸；泛壁人歸，每扣舷而寄想。息塵勞於軒冕，林塘之借勝偏多；締禪悅於煙霞，耳目之取怡自遠。顧彼迢迢覺路，通塞攸殊；即此寂寂化城，替隆迭變。不有所志，皆將隨境而湮；其或猶興，夫且閱人而待。忽遇夢松之胄，秉節遙臨；擬成悟石之緣，聞鐘屢過。惟我學翁丁老寅臺，夙具淨因，更多孝感。靈蕙茂對，種分蒼蘊之林；尋果證成，華放優曇之

之勝，待《志》而顯，倘亦有兩相遭者乎。且是山或以頂有湖而名「頂湖」，或疑軒轅鑄鼎事而名「鼎湖」，「頂」與「鼎」二者相沿而並稱，又何異子厚《愚溪詩序》所謂「冉」、「染」之名，斷斷然爭而未有定也。山四面招提三十六所，白雲寺為最大，而今不免寥寥焉。慶雲寺之建未百年，自棲壑開山，更六代，皆耆宿大德。而上人更能張而大之，述其源，溯其流，使天地孕毓之靈，古今名蹟之垂，當代名公大人贈處題詠之富，該而不漏，贍而不誇，與他寺剝之寥落者迥相別也，豈非得人而後彰者哉！余於釋老之學，未暇究極微妙，而獨喜上人之業於浮圖而能好儒者之言也。至其所以作《志》之意，則自制府以下數公序之詳矣，故獨舉山之因《志》以彰者以為上人贈。

端州守長洲宋志益撰，時康熙五

十六年歲次丁酉四月十二日

鼎湖山志序

鼎湖在邑治境內。予蒞治數年，未常一至其地，非不欲之，阻於官守而不能也。常以公事趣程，道出高峽，遙望山光，近在咫尺，佇立凝睇，庶幾見之，乃為雲霧所蔽，不得其真。尋晤東樵上人，惠予《山志》。簿書之暇，一寓目焉。圖中景況，《志》中人物，瞭（二）如指掌，親見鼎湖，思過半矣。及東樵退席就閒，往來於星巖石室間，握手與語，恍若平生。見其人品之高峻，如湖山之孤峯鼎峙也；戒律之精嚴，如天湖之清淨皎潔也；文藻之宏博，如山間雲樹花竹掩映蔽虧於清泉白石之下，歷然可賞也。東樵未退院時，如鼎湖在雲霧中，得其似而失其真。今既卸擔祖庭，去留自若，與之握手促膝，快談日夕，鼎湖面目，現身說法。於簿書鞅掌之下，雖不能至，已親造其境，覽其勝，得其全矣。是之謂神交，是之謂神遊。序一言於《志》首，為平生之快。

端州守清豐王經方撰

序

嶺南之有鼎湖，名山也。鼎湖之有慶雲，名刹也。開闢數十年，未嘗有《志》。以其有名也，故憂憂乎難之。難之至，故慎之也。何難乎爾？斂萬山於尺幅，按圖者互執所見以相非，形勝之難；詳往事於寸管，稽古者各據所聞為聚訟，紀載之難；傳人物於方冊，論世者復阿所好為是非，定論之難。何慎乎爾？閉門造車，慮或軌轍之差，獨斷當慎也；築室道謀，將有半塗之廢，群言當慎也；隨流波靡，不免脂韋之譏，游移當慎也。更有可慎焉者，把茅尺椽，忽而變為金輝碧煌；墾土栽松，業已屬諸開基創業。後世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各師其師，自我其我。作者稍涉情識，徇以己私，彼嘵嘵者將索瘢摘瑕，為衆射之的。昔之主斯席者，議及《志》事，皆縮首吐舌，莫敢致喙其間。《山志》之闕也，以其名也。嶺西憲使學田丁公駐節崧臺，嘗遊鼎湖，求《志》於山而不可得，深以為歉，訊於予，詳其所以，慨然歎曰：「山

鉢。唱徽音於貝葉，經繙鹿女函中；颺矩德於金幢，法授鵠王座下。社逢惠遠，句索新詩；院接參寥，悟徵舊夢。爰就跡刪開士相觀手錄弘篇。備採皇輿，並登僧臘。疑文必闕，允推信史之編年；校字如讐，乃定閒門之敲月。永垂勝覽，悉著洪裁。蓋茲山自歷劫以來，谷變陵遷，出沒改松雲之路；而此地為衆魔所伏，狐憑鼠匿，飄搖危花雨之場。俄還龍樹之舊觀，俱藉鴛摩之宿願。是誰之賜，無忘母訓於北堂；惟伊之功，莫墜佛光於西崦。則湖山並永，豈止碑在頭陀；而水月同參，已見道存觀察。請今日編摩塔記，共結千華；俟他時響答溪聲，平分一笑。

鼎湖山慶雲寺志目錄

鼎湖慶雲寺名勝圖

.....一

凡例

.....一

卷一

鼎湖山總論

.....四

星野疆域第一

.....八

山川形勝第二

.....一

殿閣堂寮第三

.....一八

創造緣起第四

.....二四

新舊沿革第五

.....三〇

卷二

開山主法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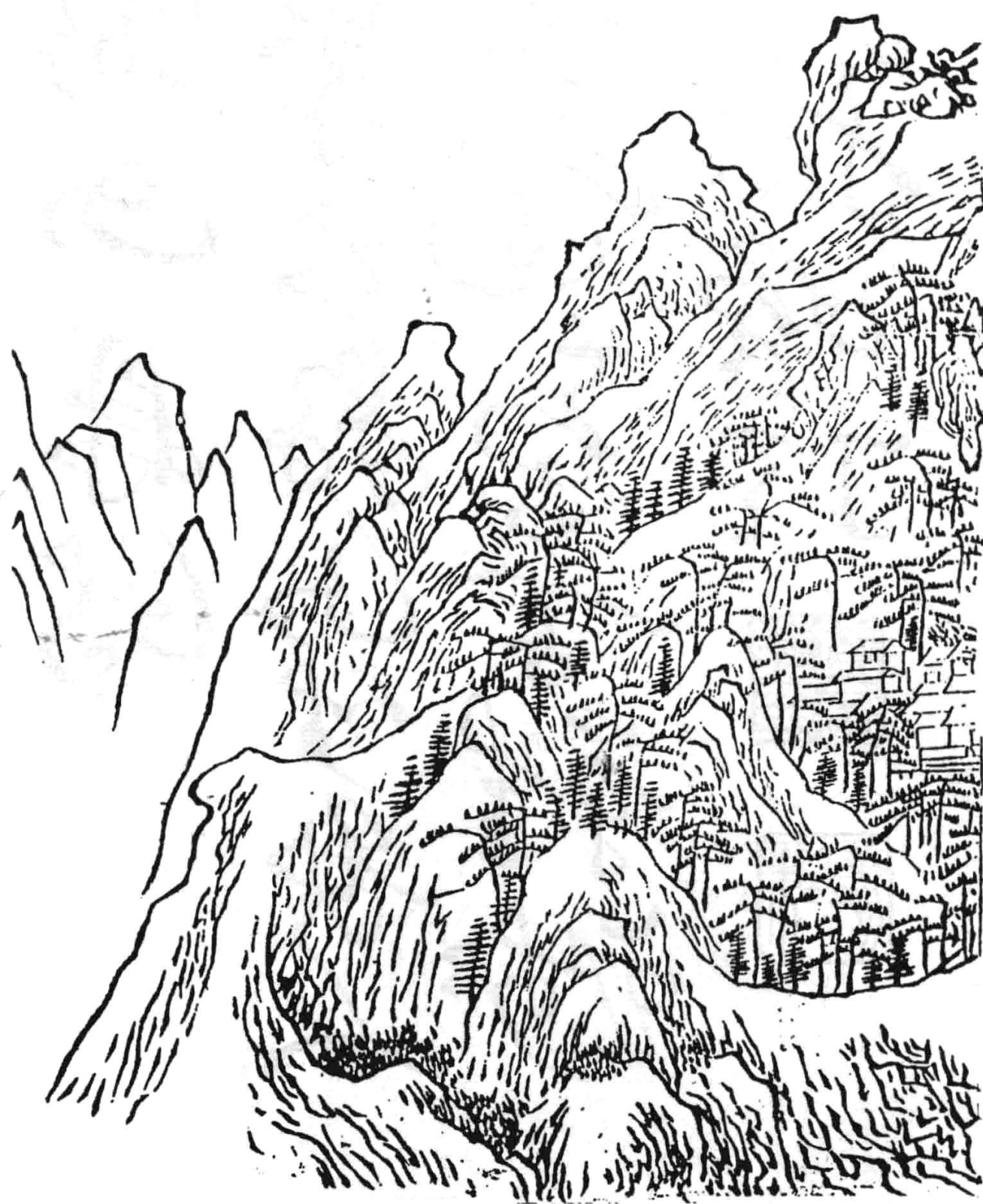
.....三三

卷三

轅，話別江干。公袖其業質其可於予。予嘗選勝入山，山中觸事有記，當景有詩矣，聞斯舉也，誠然可之。丁憲公學田姻翁亦可之，力總其事，要之以成。惜予遄征，弗獲共之也。弁以一言，先嚆矢焉。異時刷青，當有以慰我。

時康熙歲次庚寅季春穀旦，賜進士第、提督廣東等處學政、

翰林院檢討、加二級、蜀宜賓樊澤達浴手草於日帆齋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肇慶府高要縣事、

關中王炳書於端溪官署

序

天地之運，有開有關有閉，閉復開矣；日月之行，有旦有中有昃，昃復旦矣；佛氏之教，有正有像有末，末復正矣；奉其教而行者，有創有守有振興焉，興復創矣。余奉天休命出守端州，下車問俗，知有鼎湖慶雲，實為境內名剎。常履斯境，愛其林泉之幽深，殿塔之宏麗，供具之莊嚴，與僧衆禪律之綿密，欽然有動於中。索《志》於山，初無有也。閱數年，梵難起於蕭牆，公論既定而《志》乃出。是役也，憲府丁公舉其綱，跡山上人張其目。夏三月，《志》事告竣，刷青見及，獲卒業焉。噫！鼎湖佛土在覆載照臨之下久矣，其開而創之者，棲壑大師也，猶正法乎；守而成之者，其徒在公及六代之住持也，猶像法乎；法久弊生，群邪干正，闢諍堅固，時也猶末法乎。爰有大人為之外護，有高僧為之住持，又烏知末法之不復為正法乎。佛天再午，佛日復中，予於斯《志》卜之矣。修郡志者，山志不可泯也。遂序。

時康熙歲次庚寅仲秋上浣吉旦，文林郎、知肇慶

府高要縣事玉田孫毓琰仲玉氏撰於署之西軒

序

史之為文，其會意乎從中，從又謂能執持中道，無黨無偏，然後可以為史也。國有史，院臣掌之；郡有籍，邑有乘，有司職之；鄉有評，族有譜，父老尸之；莽蒼山川，荒徼人物，皆有記載之書，野史為之。若夫一丘一壑之勝，千指百指之衆，稱叢席者表彰幽潛，昭示懲勸，不可無《志》，則僧史司之矣。均史矣，權不一而事一，勢不一而理一者，何也？執中之謂也。鼎湖之有慶雲，佛土也，聞其名者思至其地。予再至矣，求《志》於山而不可得。訊其所以，非無《志》也，無史也。非無史也，無僧也。戊子冬月，祖庭虛席，一時緇素強大通跡公出為居亭。直道徑行，群邪乘釁，公不辨而自白。慨然嘆曰：「釁之我乘，由《志》不我修也。夫名者，諍之階也，正其名而諍自滅；法者，怨之府也，行吾法而怨潛消；道者，魔之敵也，守吾道則魔寢息。吾執吾中而成吾史，成吾史以伸吾志，疇得而釁之？」將脫稿矣，適余復命北

之無《志》，以有名也。名之所在，爭之端也。爭之而不置焉，怨之府也。欲息其爭，已其怨，貴忘其干名之我，化彼驚名之人，塞其諍名之兌，虛其致名之衷，不求名而名自全矣。安所得無名之人而一語之。」未幾，晤鼎湖居亭跡刪上人於大通之室，語及《志》事，上人手出成稿以呈，蓋難之慎之、有其志而未逮者。憲公欣然許為總裁，持其書以歸，刪繁補闕，取信闕疑，質諸縉素之文獻，皆曰「信史」也。遂授之梓人，三月而《志》事告竣。名山數十年之面目，一朝而見；刪公十數年之心血，一朝而出；憲公平生護法之志，一朝成就；大地衆生夙習爭名之迷，一朝而覺。觀斯《志》也，當與鼎湖之山、鼎湖之刹、鼎湖之主、之賓，相遇於無名之野。珠江漁父請杖策以從其遊。

時康熙庚寅中元之吉，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充

三朝國史纂修官、前吏科給事中珠江鄭際泰撰



士者，懼其不利於己也，合衆口以燦金。公不為辨。予廉得其情，信之公論。奸宄竄伏，而後即安。歸以告母，母曰：「是真能養志也。」事既定，公歸大通。適予於役五羊，因郊送督學使崑來樊姻翁先生復命還京，偕過禪室，坐談移時，公乃出其所著《鼎湖山志》，屬予總修。予弗獲辭，袖其草而歸，將成厥美，白太淑人。太淑人曰：「是真能養志也，勉之哉。」乃鳩工焉。集思廣益，不遺餘力，微顯闡幽，曲盡物情，公無愧於佛矣，予亦頗慰於活佛矣。《志》既成，弁以一言，庶世之事佛者當知有堂上之活佛，性中之真佛焉。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夫然後可以事佛矣。

時康熙歲次庚寅榴月穀旦，賜進士出身、廣東分巡肇

高廉羅道、按察使司僉事、加三級、天中丁易薰沐撰

鼎湖慶曆
寺名癘圖

繼席弘化第七 四六

卷四

清規軌範第八 六〇

卷五

耆碩人物第九 七五

檀信外護第十 九二

卷六

登臨題詠第十一 九六

卷七

藝文碑碣第十二 一二二

卷八

山事雜誌附 一四六

跋 一五一

序

《鼎湖山志》八卷，跡刪大師之所輯也。始，予在桂未識跡刪，讀其集，想見其為人。既予在端，未識鼎湖也，讀其《志》而想見其為山。及夫晤跡刪，陟鼎湖，則夫靈悟超脫、峭蒨深秀之致，皆與予所想見者吻合，故知默存之妙與實歷等。蓋予之遊是山也，從五羊還，泊舟峽口。天色薄暮，春雨乍急。自麓至椒十餘里，從筍輿中領畧其大概。入丈室與跡刪茗話，昏黑下山，宿舟中。明旦發矣，回睇蒼黛，如隔弱水。然後知天下事無虛實真幻，一切平等，末由分別。當未遊時，展卷捲圖，神注心往，如入山也。當其遊時，撥雲挹翠，興飛目縱，如閱《志》也。筇屐之所至者少而暫，紙墨之所留者多而久。必待聽疎鐘於鳳嶺、眺飛瀑於龍潭而後為識鼎湖也者，則天下之遊鼎湖者寡矣。操是《志》也而人置一編，則天下之遊鼎湖者多矣。即以予驗之，入山而形遊者之暫，不若嚮之閱《志》而神遊者之常也。昔周穆王時，西極



序

佛氏之言曰：「堂上有活佛。」又曰：「真佛內裏坐。」審能善事活佛，識取真佛，則佛矣。又何佛之可求？予離裏而孤，吾節母太淑人以胎教教我；稍長，太淑人以身教教我；及登仕籍，太淑人以心教教我。誠堂上之活佛哉！年來迎養於崧臺之官舍，齋居蔬食，晨昏禮誦，六十餘年如一日。為人子者欲豐其甘旨，少休息之，則詔之曰：「事佛，吾志也。善養吾志，勝口體之奉什伯矣。」予受命而出，以活佛之故，見佛則敬，見事佛之徒則敬。公私舉措，無忘「養志」之言。嘗舟過高峽，聞有鼎湖之勝，維舟陟岸，行水石間，數里乃達。登禮畢，遍觀殿閣、儀像、塔幢，絕如寶山也。惟準提龕座未極莊嚴，因更而新之。還憩下院，院方有事於土木，復助而成之。歸以告母，母曰：「是真能養志也。」戊子冬，跡公上人受衆敦請，入主法席。禪律兼舉，賞罰嚴明，遇有過譽，不少寬假。正法方興，群邪側目。有盜常住一抔

游山時

觀象大好山生觀人
家境適意子孫家

古寺名山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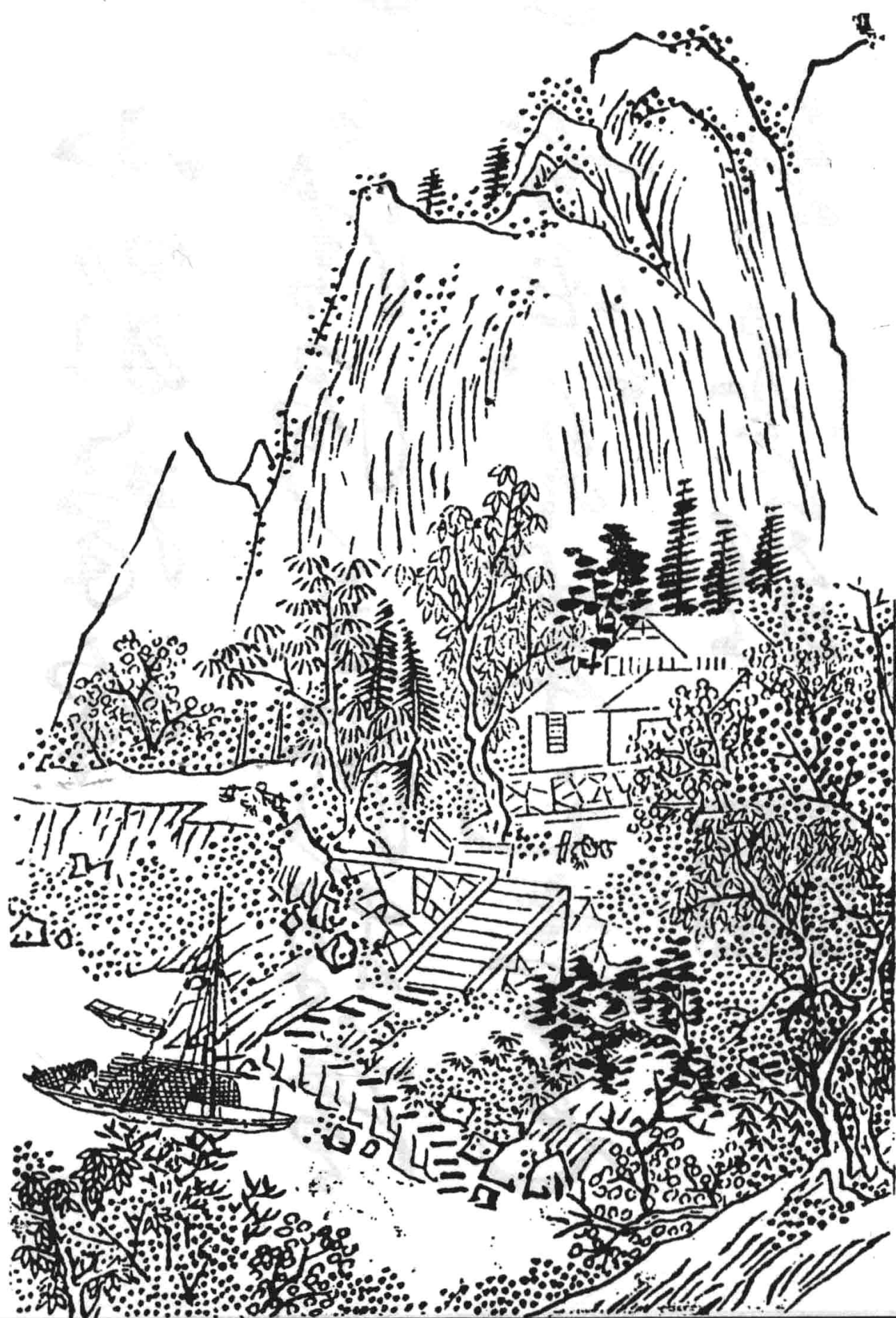


峽水如雲

好兒難家路
後
聽道平湖
接潭池

清江如畫





物不華環翠

日山路起上眉向

樵望指點綠溪中

有老向年人





小郭輝峰

山主清源子派持廣

長古也公末已七言見

少新休歌





方池

古疏佳處與波光接

沙隱不與客指注得

知之三六





如徑中書

郭性住山外老破寺
峰壁字畫補老名

遂之紅黃花



龍潭飛瀑



龍潭虎窟

潛龍性未確狂龍象

云觀猛龍風可斬

潭空河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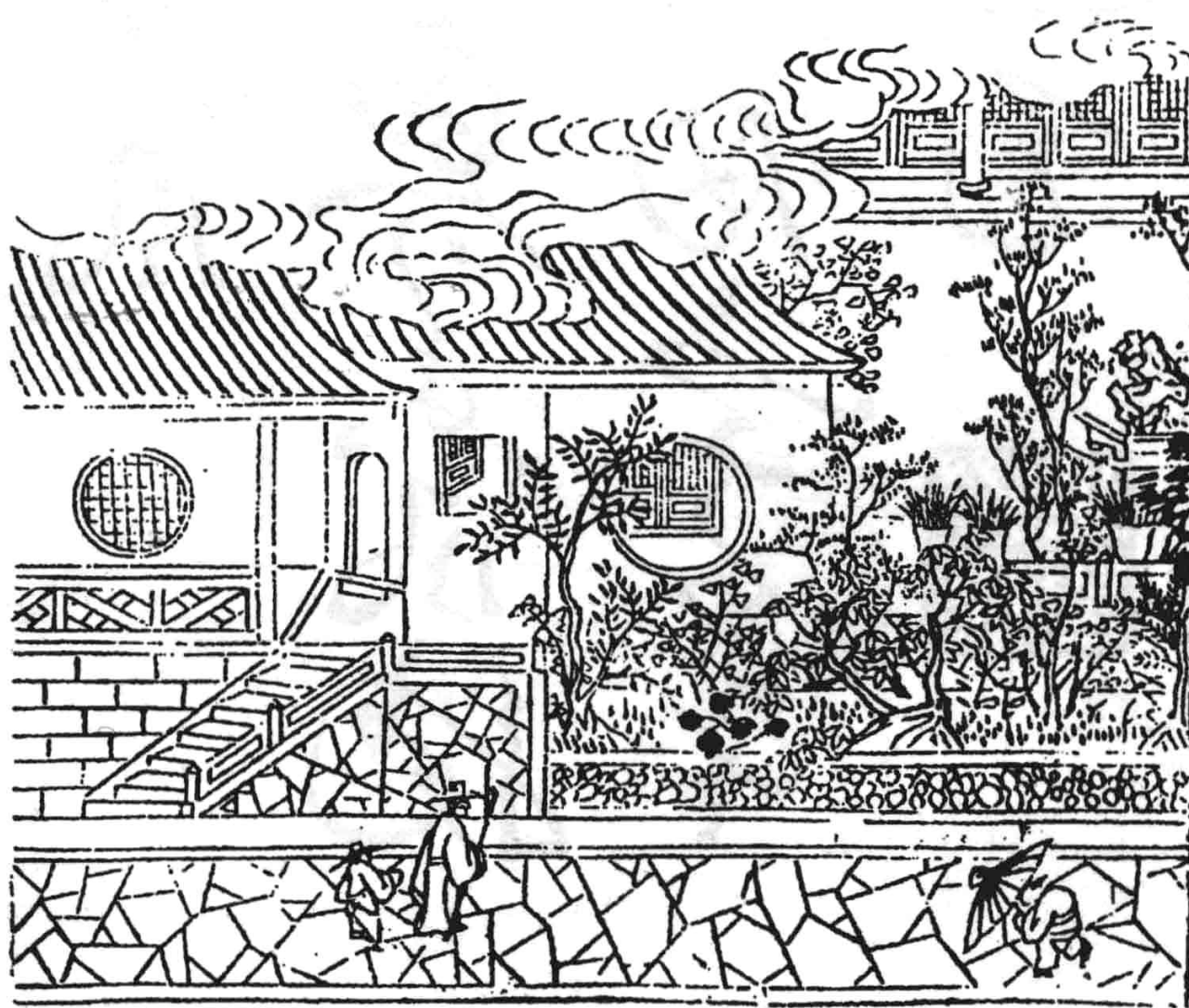
鳳山詠詩

集醒咏詩一首字六佛

佳傳詩是鳳山圖

都之詩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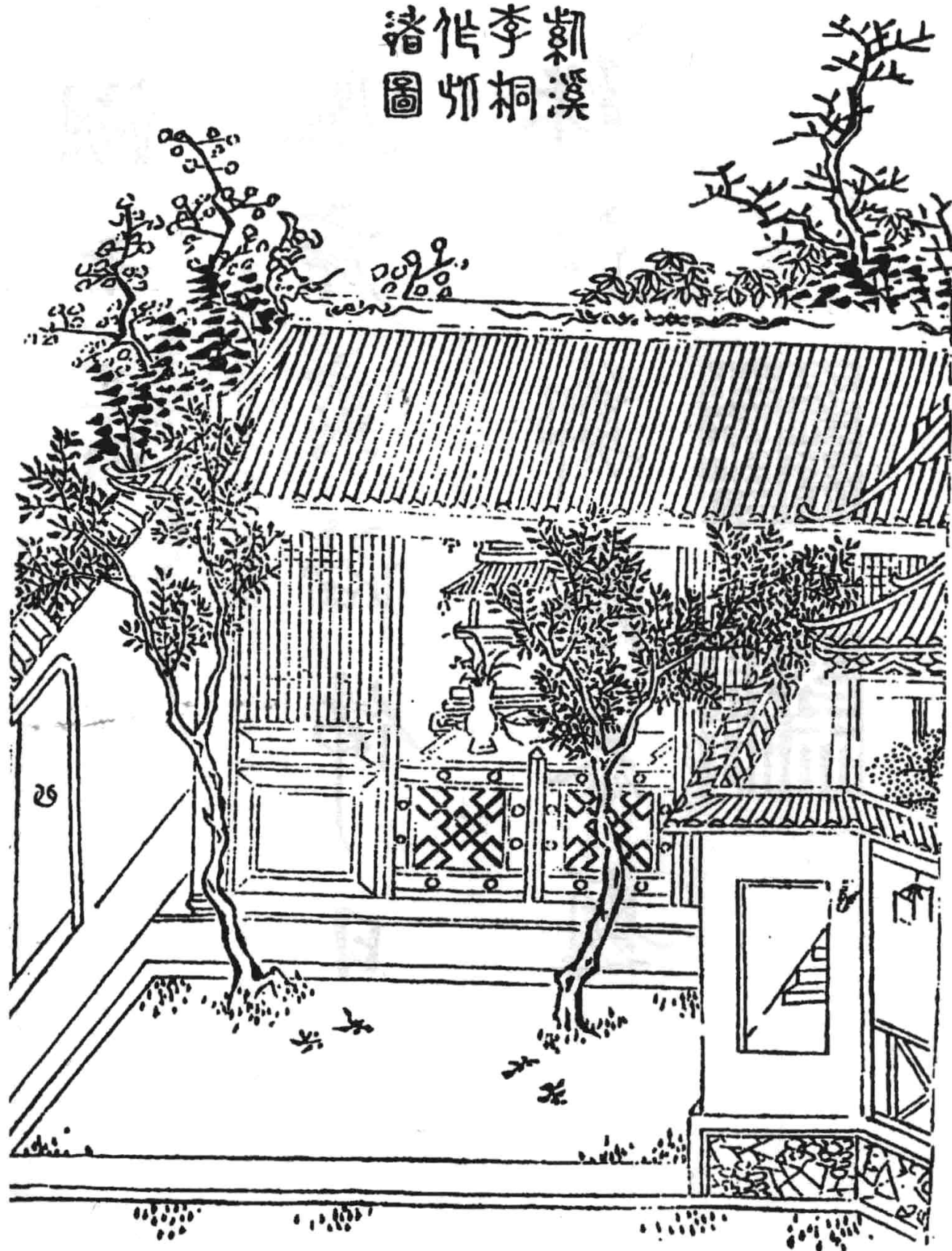
菩提花雨

菩提花雨
菩提花雨
菩提花雨
菩提花雨

顧明輝



李紱作
溪桐邨圖



塔院寺風

塔院寺風

塔院寺風

鼻孔乃捺乙



不與評 凡例十二則

一、鼎湖為端州名山，道書所載洞天福地弗與焉，良由古人據耳目之見聞、足跡所經歷，筆諸方策，是以詳彼畧此，無足怪也。茲《志》所載，從智常禪師開闢至今，所有山川、形勝、縑素、名賢，務令考覈真確，採訪詳明，慎重收入。寧缺其文，毋失其實，不敢牽引枝蔓，附會濫觴，致貽有識之誚。

一、慶雲寺居鼎湖之一隅，今修《山志》，不可自分軫域。《志》中備載鼎湖所屬，名山勝景，靡不兼收，貯作遊覽之文獻。開山墾土，時節雖有古今；選勝留題，人境實無分於先後也。

一、本山道場建立，權輿於草堂在公。當時茅茨土階，猶是天造草昧。自丙子夏，在公領衆敦請我棲老師翁入山主法，未幾在公別衆度嶺，參學多年，歸隱於英州之西來山。此山之恢而弘之，金而碧之，法之昌而明之，緣之輻而輳之，皆由我師翁之道高德盛，感格人天所

鼎湖十景

康熙庚寅浴佛日

珠江鄭際泰題



古準今、補偏救弊之良藥，不可以為不便於己而忽之也。

一、遠近法屬，或闡化於名山，或分化於鄉邑，必詳考戒錄，有源有委，然後載入。俾知我祖我宗，承先啟後，法雲遍覆，法雨均沾。非敢攀援附會，濫收稂莠，亂我嘉穀也。

一、山中法屬，支分派遠，不可徧識。今《志》惟憑歷代《戒錄》所載布薩序臘、上中下座，井然不紊。惟受戒後罷道者、破犯者、被擯者、犯國法者、背師參拜者、拜牌剃度者、影前得戒者，一概不得混入僧次。清其源所以衍其流，非過刻也。

一、殿閣堂寮，隨時建立，或昔有而今無，或現存而後廢，中流刻舟，劍去久矣。《志》中所載，惟據現前位置，依次編列。弘堂廠閣，難忘創造之功；草屋松寮，亦遡經營之始。至於新舊規模，時沿時革，則有六代和尚手錄遺文，載入本《志》，以備參考。

一、法語機緣，本是家常茶飯。雲頂、草堂已有《剩語》行世，無容

致。後世之仰食其報，坐享其成者，自當飲水知源，無容強分人我。須念服勞為弟子之職，讓善乃人子之美。我祖若父大寂光中，如水乳之合。小兒強作解事，欲離而二之，其可得乎。

一、本山開創始末，事異世殊，文獻無稽矣。山中碑碣，未免互相矛盾，聚訟紛紜，不得已新舊兩存，以俟公論。竊意以為，當折衷於明尚書洪公諱天擢所撰《開山碑記》為正。蓋洪親入雲頂之室，受菩薩戒為大弟子，耳聞面受，保無妄語，一也。碑文載在郡《志》，前人纂修，屢經考覈，無黨無偏，可徵可信，二也。《記》居諸《記》之先，與龍泉庵李學使《碑記》同時建豎，所尊所信，若合符節，三也。碑碣日久磨滅，志書萬古流傳。搢紳先生、黃童白叟，莫不知有最初開先之鼻祖，四也。冀息群疑者當存其疑，徐徵其信。事久論定，夫復何言。

一、吾家祖訓，歷代遵行，無容變易。近因世遠人頑，禁弛法弊，不免再加申飭一番，提起一番。新《志》中添入數則規條警語，實是酌

一、山門《雜錄》，所以資談機，備引證，消弭禍釁，杜絕覬覦之權法。《志》末附入，俾初機之士，勸善懲惡，外侮之來，防微杜漸，不無少補焉。

僧史識

再舉。僅於初代語句，拈出數則，實法與人，俾知法乳淵源，無忘本始。若乃黃花翠竹，山色溪聲，真如般若，到處逢渠清淨身，廣長舌隨在示現。要識此山真面目，不妨別峯相見。是之謂「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也。

一、《志》中《人物》所收錄者，未能悉知終始。開山耆碩、禪教貫通者、淨業精勤者、戒律嚴淨者，無容致喙。時丁末季，人多矯飾，言清行濁，貌恭庸違，始勤終怠，恐亦不少。《志》中所載，悉從六代和尚手稿親授，照依原文，稍加刪補，庶免自用自專之究。倘不謂然，原文可質。

一、《志》中《文藝》、《題贈》、《名言》，唱者求聲，和者應響，汗牛充棟，梨棗浩繁。姑從粉壁留題、管城子記錄者付之梓人。其餘學海文林，未遑採訪。所見所聞，隨傳隨寫。時代名位，不無先後越次之嫌。達觀之士，當以平等心、豁摩醯眼，不離文字，不即文字，於是乎得之。

鼎湖山慶雲寺志卷之一

肇高廉羅道加三級天中丁易學田甫總修

鼎湖慶雲寺住持釋成驚跡刪甫 纂述

鼎湖山總論

考道書所載，海內名山為洞天者二十有四，為福地者三十有六。後世好道之士，往往深信其言，謂天下名山盡乎是矣。孰知宇宙之大，山澤之奇，孕靈毓秀，何地無之？苟非其人，不敢輕以相假，寧埋沒於荒榛斷梗中，為鬼神之所訶護，虎豹龍蛇之窟宅。彼造物者非故為祕之也，所以慎之重之，以待時節之至。時節至矣，然後應運崛起，因人建立。其視洞天福地不啻過之，豈第知道書所云。當今車書一統，幅隕（二）萬里，名山大澤，星羅棋布，輿圖所載，猶恐或遺。粵稽邃古，相傳軒轅鑄鼎遺事，其地有二，一楚一粵，相去二千餘里，世遠人遐，不可致辯。或辯之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龍迎於君山，粵之鼎湖

[illegible]

序

予宰高要僅朞月耳，日從事於簿書催科之場，求少暇鳴琴而不可得，何有於登臨探勝哉！去秋入境，知境內名山有慶雲禪寺者，大剎也。寺中住持有跡刪和上者，高僧也，惜未之見焉。時為群犬所吠，予奉上命，力為驅除。自後鼎湖一席，無復有窺竊常住之人。憲府丁公更深遠慮，謂《山志》不修，窺竊之釁未易已也，乃取山中舊本，親為總裁，三月告竣，流布諸方，為僧藍信史。予得其書，公餘之暇，一寓目焉。恍若身至鼎湖，與跡師握手於清泉白石之下也，何必身至其地耶。考此山之開先，當奉棲壑老人為鼻祖。執畚插以從者，汗馬之勞耳。有事服勞，弟子之職；讓善遜膚，聖賢所貴。為子孫者欲誇其祖父之功，適張祖父之過焉耳，容致喙乎！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於斯《志》亦云。

恐或妄也。」或曰：「鼎湖中峯圓秀，兩山角立左右，山麓諸峯三岐別出，望之若鼎峙焉。谷中有湖，鼎之實也。」或曰：「是山也，絕頂有湖，巨鱗潛焉，天將雨，湖先出雲。傳曰鼎湖，聲之譌也。」或曰：「史稱軒轅少子二禺君嘗隱居於中宿，彼此相去二百餘里。彼皆信之，此獨疑之，非通論也。」其說未知孰是，姑闕疑焉。粵之鼎湖山在端水之下游，去肇慶府治四十餘里，高千有餘仞，中為白雲古剎，昔盧祖會下智常禪師分化於此。當時佛法初興，高僧類聚，環山四面皆為招提，人各一區，凡三十有六，至今龍潭飛瀑、涅槃臺、三昧泉、聖僧橋、羅漢市遺跡尚存。遵白雲而東，三陟峻嶺，兩渡駛流，深入谷中，四面皆山，環如拱壁。中間地勢，殺險成夷。左右群峯，辟易匍匐，留此一席，以待法王之興。自開闢以來，天作地藏，人跡罕至，間有至者，輒為獐虎所逐，雖樵夫牧豎亦且目為畏途，名曰「虎窩」，相戒不敢逼視。其地向屬上迪村梁氏世業。梁氏先世仕於明，官至別駕，其歿也，子

人寮。廚房左有閣，閣供佛，閣下通安廚中職事單（八）。廚房前為茶房，房前為穀倉，為米房。左有樓，為直歲監修寮。下為散職寮，為匠人寮，為鐘樓。樓下為晨門寮。雲來堂下前一級為中路閣，下為支更及圍頭寮，橫通陰橋，過坑為浴房，為圍房，為堆浴薪寮，為工匠寮。浴房上一級為炒茶寮。現據所見如此，後起沿革俟之將來。

山誅茆，建蓮花庵，與善友十有四人共結淨社，來往山中，同志無幾，不免有土曠人稀之歎。是時，象林在公本鼉陽朱氏子，初字子仁，結髮好道，常有脫俗出塵之想。發足參方，遠尋良導。路過高峽，寄跡於廣利之茶亭。孝廉劉起相吹噓與少川輩邂逅相得，邀入山中同住，在公許之，留相與併力墾土，種松栽竹，漸有可觀，改庵名為「慶雲」。未幾出家時至，聞棲師翁得心印於博山，歸隱蒲澗，在公欲往師之，少川輩助以資斧，遂謁棲翁得度。是年甲戌，在公從蒲澗過夏，少川募資庀材，改創庵宇。一棟三楹，中供佛燈，左憩善侶，右居匠石，土竈茆廚，悉從草創。是冬在公還山度歲，少川輩奉為居亭，券其地而歸之。乙亥秋，棲翁往新州禮國恩祖宅，道經廣利，在公偕少川諸子往迎入山，勸請駐錫。棲翁以蒲澗為辭，心實許之。臨別，出淨財數十緡，令先備埏埴以待後緣。在公住山夙心未了，別衆出方，念此山無主，與衆懇請棲翁住持。至次年丙子夏，偕遠近善信，買舟裹糧，徑造

因同謁川。川與諸友不勝欣然，相慶道場有主也。由是從新州回蒲澗，收拾而來，乃丙子夏也。先是壑苦蒲澗問道者摩肩接踵，輒思韜晦，忽邁此緣，滿終焉志。詎身隱名隨，雲水駢臻，頓成叢席，不數稔而及門者幾至千人。逮今六十餘年，各殿堂寮，頗有更改。如初建之佛殿，次改為淨業堂，又次而改建浮圖香剎，移淨業於浮圖殿左。淨業堂初為佛寶堂，前為藥室，備貯諸藥，安善岐黃者司之，以便療治病苦。佛寶堂左為影堂，後改作草堂。方丈丈後為易安齋，左為白地，後建指月樓。樓後為得我堂，堂左為芻廬。芻廬後空地建十升齋。浮圖殿右為寶塔所，後改為棲祖方丈，今為影堂。堂前為會真軒，後改侍寮。影堂右為雙樹堂，堂後為金剛壇。壇右為旃檀林，舊無閣，今乃增建，比前濶大。林右為龍泉井，井泉甘冽可掬。上為石肯臺。今二俱廢。井右為龍泉精舍，一座三間兩廊，今改為檀越堂，上有閣供佛。其精舍聖相三尊，即今憩庵供養者是。堂右為僧寮，堂前下一

峯授記，現作慶雲。雲頂中興，沛為法雨。今之崇樓廣殿，昔之茂林豐草也；今之雲水駢闐，昔之煙霞出沒也；今之晨鐘暮磬，昔之溪聲松韻也。昔之所無，今則有之。今之所有，後或無之。中間出處隱顯之跡，必有主之者存焉。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名山勝地，世出世間，譬諸晴暘升天，隨時顯晦。當其鑄鼎於軒轅也，如扶桑之浴日，天光發新，有無莫辨；其權輿於白雲也，如寅賓之出日，羲車發軔，照燭無疆；其堂構於慶雲也，如中天之杲日，萬象森羅，容光必照。彼昧而不知者，負三竿之朝曝，遂謂當中穴一隙之微暉，等諸全量，何怪乎索洞天於斷簡，求福地於殘編，遂謂天下無名山也，不亦惑乎。庾嶺以南，其為洞天者一，為福地者二。予嘗東遊羅浮，北上中宿。陶公山在海外，僅一過焉。往者泥於道書之言，按圖索驥，及至其地，見與聞殊。孰若鼎湖一區，群峯環遶，不邇市城，別有天地。山以幽深為勝，水以清泠為勝，僧以禪律為勝，門庭以高峻

新舊沿革第五

有成與虧，昭文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文之不鼓琴也。故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若夫無絃在匣，山水希聲，固無煩於枝策據梧之紛紛者。鼎新之見可以不立，唯是塗墍丹牖，雖異而同；鷄犬新豐，似同而異。變而通之，各成其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不妨以大圓覺為我伽藍，縱使土木重興，猶是蘧廬傳舍也。為《新舊沿革志》。

六代和尚新舊沿革考

雲頂之開創也，始於天啟、崇禎間。初，上迪村山主梁少川昇其祖別駕公柩來葬，夜夢山神斥曰：「天是佛天，地是佛地，非汝有也。」覺而隨止。尋有齋友十餘人多廣州府屬者，賈於廣利墟。而水坑陳清波亦於墟中開缸瓦鋪，行六，人率稱「缸瓦六」焉。聲應氣求，遂合志

[illegible]

衆云：「何幸此山有主人矣。」即欲留住。因蒲澗有事未暇，曰：「待來歲必來應召也。吾有衣鉢資數十，付與諸友為燒磚修造之用。」丙子夏，衆友買舟至蒲澗，恭請老和尚於五月念二日到山，念六日請佛上座。此佛係蒲澗方丈請來，供養即今，現在淨土堂是也。隨老和尚入山職事人十餘衆。至臘八剃度二十一人，受比丘戒四人，受菩薩戒四人，其餘是沙彌戒。自丙子臘八之後開山建寺，俱老和尚主持計畫，令職事弟子料理。不數年間佛法大興，遂成叢林焉，後人皆賴其德澤也。

「鶉首」，分星曰「牛女」。星土曰「揚州」，星宮曰「磨蝎」，星緯曰「熒惑」，九星所屬曰「權星」，三台所屬曰「司命」。山澤之氣，上應於天；星野所占，附於郡縣。經緯躔次，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雲物災祥，咸徵兆焉。雖然，佛法所鍾，天龍擁護，吉祥示現，氛祲潛銷。太史所占，天官所載，猶是井觀而管測也。

疆域考

按《輿圖志》：鼎湖西至肇慶府治高要附郭縣四十里，又西至臺坑村，為德慶州界，八十里；東至大山、堯山，為廣州府三水縣界，九十里；南至思勞都，為東安縣界，一百里；北至竈坑口，為四會縣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高明縣界，五十里；西南至東安縣界，一百里；東北至大州，為四會縣界，九十里；西北至新招村，為廣寧縣界，一百四十里。此山所屬於郡縣之大界也。東至虎山外菩提壇，西至山後三

行道，為世導師。自崇禎甲戌開山，不覺四方雲集，至丙子歲大興。創建結構也，始於前大堂，奉事本師釋迦如來。左奉伽藍，右安諸祖，前供護法。上而毘盧樓閣，盧舍那佛坐百寶華臺，文殊、普賢、觀音諸大士周匝圍繞。天垂寶蓋，百寶莊嚴。於丁丑歲往請《藏經》，而安四大琅函^(七)。又進而淨業堂。僧衆修禮六時，以期往生。金剛壇、旃檀林次第具焉。其右則雙樹堂、會真軒、寶塔所、大悲堂、演法堂，次第具焉。其左則影堂以及禪堂、準提閣、地藏殿、彌勒殿、香積堂，次第具焉。雖則諸堂分列，各有典型，然每月望晦，必遵佛制，晨禱戒經，午後布薩，次至護法堂前依戒牌告白神祇，各盡真誠，不敢違犯。每逢結制之期，必安居三月，至解制自恣，方許他出。山中法侶雖多，決不置立田產，以妨道業。遵佛分衛，聊充粥飯耳。如不依此約，破壞僧倫，不與共住。以上規約，俱遵聖制，道丘不過以吾為長，遞相勸勉，其他何有焉。道丘字離際，號棲壑，順德人柯氏子。

氣厚，萬類昭蘇。榮枯代謝之數，固難同於下界也。

月令附

慶雲立教，宗律並行，安居布薩，悉從竺土。自臘月十六日至四月望日為春時，四月十六日至八月望日為夏時，八月十六日至臘月望日為冬時。冬期結於十月之朔，解於正月之望。夏期結於四月十六日，解於七月望日，為前安居；結於五月十六日，解於八月望日，為後安居。布薩於前半月之望，為白月十五日；布薩於後半月之晦，為黑月十五日。大約歲有三時，時有四月，僧臘一週，方受一歲。至若朔望祝延，令節慶讚，一遵昭代正朔，僧臘世臘並行不悖也。他如元夕張燈，寒食禁火，五月剪蒲，七夕乞巧，世俗成風，習焉不察，住山脫俗，不敢隨流。惟結夏有功，聽僧消遣，中秋玩月，重九登高，雖涉世緣，無妨獵較。至冬復從所務，禪板邊，衣線下，大有生涯。「山中無

監寺幻鑑長老助緣，副寺願素大德賢勞。

已上三代住持建立。小寮室不具載。

如幻堂

五代住持衣鉢貲建。

芻廬

六代住持衣鉢貲建。

初代開山和尚請慶雲禪院碑文繇狀

去端州一由旬許，有山名「天湖」，即曹溪六祖高弟智常禪師隱跡處也，至今涅槃臺存焉。鐫刻「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八字，至今尚存。其最上峯頂邈迤（六）而下，三臺鼎立，環旋擁出蓮峯，中平若掌，背倚鳳山。從獅子峯吐而右旋，則有飛鵝嶺、伏虎岡，其左旋則有浴龍池，上有嘯天龍屹峙。勢趨而下，復折以象鼻嶺，漩復飛流於水口不見之

佛性，何獨於鼎湖。惟能不遷於人者，而後能自適其天，此良禽之所
以擇木而棲，幽蘭不出空谷也。

老和尚衣鉢貲成就。

指月樓

二代和尚衣鉢貲成就。

旃檀樓

李慧庵檀越捐貲重修，又塑佛母準提七寶瑞相。

息心堂

崇梵大德募化，衆緣成就。後幻鑑長老重修。

雲水堂

衆緣成就。幻鑑長老重修。

印經寮

法寶貲成就。

養老堂

法寶貲成就。

測，旱則禱之能致雨雲。一名頂湖，一名天湖，一名雲頂，慶雲寺屏幃也。石徑紆迴，林木森鬱，攀躋莫及，鮮有至者。

鳳來山

山脈來鼎湖，相去十餘里，形如飛鳳。上為三寶峯，鳳之首也；左為青獅嶺，右為白象嶺，鳳兩翅也；中為蓮花洞，鳳之腹也，慶雲寺建此。一名飛鵝嶺，亦名蓮花峯。地屬上迪村梁氏世業，捨入慶雲。四面松竹，皆屬常住。

三寶峯

慶雲後山，並列如串珠，端巖峻極，為寺之屏几。舊名三台峯，建寺後乃更今名。

青獅嶺

在慶雲北，左輔山也。向統名鳳山，建寺後乃更今名。

白象嶺

準提閣

衆緣成就。浴非大德重修。

大悲閣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成。居士譚大猷重修。

淨業堂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

佛寶堂

衆緣成就。

雙樹堂

衆緣成就。

八正堂

衆緣成就。

方丈

伏虎岡

在慶雲之東，狀如虎伏，寺前之近案也。相傳昔有道士吳公善伏虎，虎為之役，乘以出入。後誤傷於虎，虎為治葬墓於山上，至今封樹猶存，故名伏虎岡。事不可考。

天龍嶺

一名嘯天龍，在慶雲東北。蠓蜿如遊龍，驤首內向，若升天鳴嘯之狀，故名。

巖洞考

先覺巖

在慶雲東北，青獅嶺之前。石壁峭削，不可登陟。有好奇選勝者鑿石作逕，攀援以上，有平地數丈，可坐數十人。石間有泉，清冽可掬，足供茗椀。坐臥其間，樂而忘返。巖近山前，凡入山者必先知之，

創建緣起第四

為山九仞，功先一簣；築室百堵，肇自初基。善其始者所以善其終，蓋言漸也。慶雲鼎建，草昧初開，佛殿僧堂，惟期鞏固，茅茨土墼，不務莊嚴，大都先狹而後寬，斂文而就樸。知止知足，不攀不援，上古風規可想見也。迨乎後世，踵事增華，土木迭興，因緣輻輳。揆厥初心，行所無事，非有所為而為之，蓋有莫之致而至者存焉。誠恐初機不達斯意，未免狃於見聞，流於習俗，目睹紛華，心生放逸。用是追尋舊貫，顯露家風，昭示後昆，庶知反本云爾。為《創建緣起志》

創建緣起考

大雄寶殿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

主佛三尊

水簾洞

在白雲寺南涅槃臺下。飛泉傾注，掛石壁間，如水晶簾。或曰即「飛泉洞」也，未知孰是。

水泉考

天湖

詳見鼎湖。

浴龍池

在慶雲之北飛水潭下。深不可測，相傳為蟄龍之窟。或云池上為「嘯天龍」，取義於此。有僧獨行深入，忽見松竹陰森，庵宇一所，門題聯云「鮫室藏精舍，雲山隱半峯」。入其室，冰簟湘簾，香花茗飲，種種欸洽，使人忘返。忽聞空中人語：「外邊徵召甚急。」乃送僧出。頃之，如夢初覺，失其故處，疑是水仙窟宅云。

東司

在浴房前。出圍(四)洗盥，一如律儀。圍頭掌之。

柴廠

在廚房外。貯廚上柴薪，備風雨有無。安僧掌之。

名勝考

涅槃臺

在白雲寺下。山勢峭峻，攀援乃至。石平如掌，鐫題八字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相傳大鑑高弟智常禪師降龍於此。下有龍潭，深不可測。

獅子石

在慶雲山外踞溪下游，作返擲勢，寺之捍門也。

仙棋石

在三昧潭下。一石兀立，上平如掌，中有方石徑數尺，旁列圓石，可坐數人。相傳昔有仙人對弈於此，爛柯之遺跡云。

三昧潭

在白雲涅槃臺下。水出三疊，聲如雷吼，不可逼視。

石肯臺

金剛壇

在雙樹堂後。奉穢跡金剛、八大金剛神範銅相。

空居

在旃檀林前。監寺居之。

如幻堂

在指月樓前。堂寮新建。

石屋

在如幻堂左。

化主寮

募收十方月米。安僧主之。

芻廬

在指月樓外。六代住持建。

大行寮

亦名聖僧橋，近白雲寺。相傳寺僧一日早起，見橋上有僧數人，形狀魁偉，憩擔濯足橋下。寺僧遙見，急回披衣出迎，則寂無人跡。蓋聖僧示現云。

袈裟田

在百丈嶺下。田形方幅，狀若袈裟，故名。

大科田

在白雲寺下深谷中。雖有町畦，無復耕耨。中為小庵，已廢。

丹竈

在鼎湖山中。石形如爐，旁有石臼，相傳黃帝鑄鼎故處。事不可考。

東坑谷

去白雲二里。行水石間可入，別有天地，人跡罕至。

棲大師，俱金相。

老堂

在印經寮下。養老居之。

息心堂

在雲來堂後。奉接引阿彌陀如來，令病僧息心念佛，求生西方。前後單房為暫時養病之所，瞻病僧主之。另設廚湑以便茶粥給病者，務令如意。

禪喜堂

在庫大悲樓下。行僧居之。

慶喜堂

愚意此堂可廢。相沿日久，習而不察矣。

在老堂前。尼衆入山求戒暫住。廚湑另設。

得我堂

在指月樓後。

白雲庵

在鼎湖山中。僧惟禪建，今廢。事載《人物志》。

般若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大科田庵

在白雲寺南。僧半學建，今廢。

通華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平延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美芝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憩庵

法堂

在普供堂上。莊嚴高座，住持說法、受供之位。

普供堂

在法堂前。二時粥飯，一如律儀，行雲棲規矩。

雙樹堂

在方丈右，金剛壇前。奉釋迦如來入涅槃聖相。兩旁安僧。

金剛壇

在雙樹堂後，奉密跡金剛菩薩範金相。

宗堂

在毘盧閣下。奉開山先老和尚昔所親覲五位大師：蓮池雲棲大師、曹溪憨山大師、博山無異大師、法性寄菴大師、慶雲庵碧崖大師，後來繼席住持世代先後奉入。寺中耆宿有功德者祔焉。

開山初代影堂

[illegible]

拘那含牟尼如來、迦葉如來、釋迦牟尼如來，俱金相。兩旁安僧。

大悲樓

在七佛樓右。奉大悲觀世音菩薩旃檀金相。

準提閣

在華藏樓左。下為禪堂，奉大佛母準提菩薩。左右奉文殊、普賢二大士，俱金相。兩旁為禪衆退居閱教之所。

鐘樓

在普供堂左，司晨昏。奉地藏菩薩金相。安僧主之，晝夜輪擊，稱願王名號，利濟幽冥。

鼓樓

在舉賢堂右，司晨昏，或集衆。安僧主之。

旃檀樓

在雙樹堂右。上有小樓，中奉開山先老和尚所造旃檀瑞相。左準

浮圖殿

在毘盧閣後。中奉鐵浮圖一座，七層，內藏如來舍利四顆，從匡廬金輪峯塔分得。每層六面，各奉佛菩薩旃檀金相，備極莊嚴。左奉藥師如來旃檀金相，右奉地藏菩薩旃檀金相。

樓閣考

毘盧閣

在大雄殿後。一名華藏閣，一名藏經閣。中奉毘盧遮那如來蓮座，一葉一佛旃檀金相，備極莊嚴。左奉大行普賢菩薩旃檀金相，右奉大智文殊師利菩薩旃檀金相，後奉觀世音菩薩旃檀金相。兩旁設四大經廚，供三藏法寶。左右兩偏房為知藏、知殿二寮。

七佛樓

在毘盧閣右。奉毘婆尸如來、尸棄如來、毘舍浮如來、拘留孫如來、

殿閣堂寮第三

一莖草現梵王刹，一芥子納須彌盧。且道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宜然？與麼與麼，一期建立。不與麼不與麼，萬古徽猷。識得此意，方許親到慶雲，陟寶殿不歷階級，登樓閣不躡層梯，升堂入室不見有一法可得、一僧可遇。然後還向毛孔裏寬行七步，大笑一聲。土曠人稀，知音者寡，彈指間建梵刹已竟。為《殿閣堂寮志》。

殿宇考

大雄寶殿

殿坐西向卯兼庚申。中奉釋迦文佛旃檀金相、阿彌陀佛旃檀金相、彌勒尊佛旃檀金相，右奉東土祖師，左奉伽藍聖衆。

護法殿

在大雄殿前。上奉護法韋馱尊天菩薩。

提菩薩，七寶莊嚴。

檀越樓

在旃檀樓右。樓上奉佛。樓下奉開山護法宰官，旁列先後隨喜成就檀越牌位，永遠香火。

堂寮考

禪堂

在法堂後。中奉三如來範金相，旁安禪衆，行博山規矩、曹洞鐘板。

淨業堂

在浮圖殿左。中奉阿彌陀如來金相，左右奉觀音、勢至、二大士金相。兩旁居淨土清衆，修六時課誦。堂後為易安齋，廚湑俱備，為淨衆退居、入觀、看教、烹浴之所。

在寧塘口，去慶雲十里，四衆往來駐足下院。山主李詹事芝木施地。康熙己亥年重建，丁憲公護法作《記》。

化城庵

在黃岡鄉，去慶雲三十里，為四衆入郡往來駐足下院。前吏部尚書洪公諱天擢護法、比丘願輪、了先同建。康熙丁卯年山中耆宿覺興長老重修。

樹庵

在三水西南鎮，去慶雲八十里，寺僧入省往來駐足下院。今廢。

在塔殿右。舊為雲頂先老和尚方丈，示寂後塑像奉事，為初代影堂。前有侍寮，後為退居。繼席住持方丈未建，權設法座於堂右，近議改建於雙樹堂前。修《山志》時方興土木，未便載入，俟諸繼起。

開山二代影堂

在淨業堂左。舊為草堂和尚方丈，示寂後塑像奉事，改為二代影堂。前為朝廳，後為臥室，左為指月樓，樓後為侍寮。

舉賢堂

在嘉客堂前，為十方縑素往來欸待之所。右為知客寮。

嘉客堂

在大雄殿右，為十方嘉客信宿之所。

雲來堂

在息心堂前，為十方雲水客師旦過掛搭之所。奉歷代放生祖師菩薩、流水長者子、東林惠遠禪師、天台智者禪師、永明壽禪師、蓮池雲

諸庵附

白雲寺

在鼎湖之西南，去慶雲十里。唐大鑑祖師會下高弟智常禪師開建。山外招提凡三十有六，歷宋迄元，興廢失稽。至明萬曆間，憨祖弟子金山禪師重興殿宇，迴廊複閣，舊址鼎新，迎憨祖主席。雲水輻輳，堂室難容，山外精舍有結茆再造者，今復荒廢，惟存寺宇。寺旁多種佳茗，以「龍口」為貴，清香可人，世共賞之。

雲棲庵

在白雲寺左。唐建，明重修，今廢，故址猶存。

蓮庵

在水簾洞。明邑進士司李陳一龍建。

東庵

興廢失稽，故址猶存。

庫房

在宗堂右。貯常住僧物，司出入，備有無。安僧主之。

藥寮

在宗堂左。貯藥食及庫中餘物。

經房

在養老堂上，為流通法寶之所。另設經寮。常住安僧主之。

廚房

為二時粥飯、營齋辦供、欸客齋僧、調劑五味之所。安僧掌之。
左為典座、貼案寮。

米房

在茶房前。貯常住穀米。二時粥飯，供給無缺。安僧掌之。

茶房

在香積前。六時茶湯不絕，備衆僧飲歡。安僧掌之。

在慶雲寺後。衆石皆仰，一石獨俛，如點頭然。石旁有臺，今廢。

菩提壇

為壇者三：一在慶雲山外溪水之旁；一在山前，去寺不遠；一在山後，東西兩山分界之所。皆種菩提，誌佛地也。日久成陰，遊者常憩其下。

羅漢市

在白雲寺南。彌望荆榛，唯此一丘細草蒙茸，無復荒穢。相傳向者白雲僧盛時，諸庵三十有六。山中所需，貿遷於聚落之居人，日久成市。至今地猶濯濯然，其遺跡也。

釣魚臺

在白雲寺右。一石平坦，屹立溪流。古樹濃陰，覆蔭石上，可坐數人。

羅漢橋

在鐘樓左。發大心司土木者主之。下為工役房、匠作房。

雲寮

在護法殿左。領衆作務出坡。安僧主之。

炒茶寮

在浴房旁。山中茗薺，自種自製。

磨豆腐寮

點造豆腐，以供齋膳。安僧掌之。

巡照寮

在經房右。巡視晝夜，以備不虞。安僧掌之。

工役寮

在炒茶房。暫來工役夜宿之所。

浴室

在隔溪右山之側，為衆僧澡浴之所。安僧掌之。

飛水潭

在慶雲北。飛泉瀑布掛石壁間，過雨則噴湧怒號，乘風則飄颺飛舞。旦暮陰晴，千態萬狀，佇立久視，寒沁毛骨。有好事者鼓掌大呼，形勢遽變，可駭可喜，若有神焉。

龍泉

在慶雲寺後西南隅。一縷清泉從石間湧出，若龍涎焉。旁有龍泉精舍故址，今廢，改為檀越堂。

龍潭

在涅槃臺下。四山壁立，萬木陰森。百尺澄潭，一泓蘸碧，相傳有龍蟄藏其中。臨崖頻視，毛骨悚然。

鷹打潭

在飛泉洞下。潭水清冷，盛夏人多飲之，可療熱病。天旱祈雨常應。

[illegible]

故名先覺。

阿摩巖

在慶雲之右，白雲之左。石壁懸崖，廣三丈餘，深數尺，中多碩鼠，故名。或曰「阿婆巖」，未知孰是。

蓮花洞

即今慶雲故址也。明憨山祖師過此，心賞其地，萬山環抱，狀若蓮花，紀之以詩，有「蓮花瓣瓣湧滄溟」之句，謂不久當有福慧大人應化於此，更名蓮花洞。初，山主梁少川築蓮花庵其中，後建道場。因慶雲出現，乃易今名。

飛泉洞

按邑《志》，在鼎湖山東北里許，高十餘仞。飛泉噴薄，錯落如珠。上有方石，廣丈餘，可坐二十人。石壁面東，激流下注，風飄細沫，恍若雨花。朝日映之，遂成虹影，橫掛壁間，真奇觀也。

陸秩五佛主合家捐貲裝塑。

華藏閣

衆緣成就。

毘盧瑞相

新會何冢宰夫人梁氏捐貲裝塑。

舍利殿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

鐵浮圖

老和尚衣鉢貲及衆緣成就。浴非大德裝金。

護法殿

衆緣成就。

七佛樓

衆緣成就。

在慶雲南，右弼山也。向統名鳳山，建寺後乃更今名。

象迴嶺

在慶雲東，前案山也。勢嵯峨雄大，狀若象王轉首內向。舊名石子嶺，建寺後乃更今名。

百丈嶺

在象迴嶺之麓。甃石為磴，紆迴百丈，慶雲出入必由之路。向為樵逕，僅可容足，細石巉巖，行者苦之。建寺後漸次坦平，最後砌成，可通車馬，成坦道焉。

白石嶺

在象迴嶺北。山多白石，一逕通水坑。山坳夜有神火，熠燿如炬，時或見之。

飛鵝嶺

即鳳來山也。或云即象迴嶺，不可考。

衆緣成就。

法堂

衆緣成就。

客堂

衆緣成就。

龍泉精舍

初衆緣成就_(五)。後李學使友三重修。

旃檀林

初衆緣成就。後李長者慧庵重修，改為旃檀樓。

已上初代住持建立。小寮室不具載入。

洪誓殿

衆緣成就。

師子幢

山川形勝第二

昔人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孰知山而高，水而深，仙為大仙，龍則猶龍，名聞靈異，總屬前塵，形勝流傳，等諸土苴。假使僧繇為之圖畫，崔灝為之留題，謝靈運隨山刊木，李供奉就地安名，其於鼎湖一角真山，無加於萬一。是故標指得月，月不在指；按圖索驥，驥不在圖。後之尋幽探勝者，當與咫尺湖山相見於風雲縹緲之外，庶幾遇之。「不識此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超方之士，正好高高著眼。為《山川形勝志》。

山嶺考

鼎湖山

按邑《志》：山在水坑，都高千餘仞，周百里，屹然鼎峙，為端州巨鎮。山頂有湖，四時不竭，天將雨，湖先出雲。或云上有龍湫，深不可

慶喜堂

衆緣成就。

重修山門、護法殿、舉賢堂、普供堂、鐘、鼓二樓、山門一帶，俱平南王二世子都統尚諱之孝捐金修造。覺興長老賢勞。

已上二代住持建立。小寮室不具載。

重建浮圖香刹

衆緣成就。

重建淨業堂

衆緣成就。

重建方丈影堂

衆緣成就。

三處土木，俱覺興長老、圓捷長老賢勞。

改修廚房等處

曆日，寒盡不知年」，正好應時及節也。

土產附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凡物之生，乘火風之運行而動者為陽，禽鳥飛翔，本乎天也，故親上。稟山川之深厚而靜者為陰，走獸之穴處，草木之叢生，本乎地也，故親下。鼎湖山居物表，氣接寰區，中間土產，一切如常，飛潛動植之倫，皆見聞之所同有，不具述焉。考邑《志》所傳，謂山多佳茗，以龍口為最勝，汲龍泉烹之，香色殊常。竊謂茶性清潔，如幽人之高尚，宜於煙霞，不宜塵坌。均草木耳，產於名山，淪以清泉，則氣味深遠；移植人間，火焦水濁，則味薄而氣索然。所謂「遷乎其地，不能為良」，物性宜然，亦陰陽之氣有以致之也。向使山中老衲舍其真樂，失其故我，去泉石而入城市，其不為味薄而氣索者幾希矣。世界之大，山川所產，蠢動含靈，皆有

地。谷漿一帶，小小平基，名袈裟田，統為鼎湖之大觀也。余自髫年知有向上事，辭親出家，稟師髻染。聞大知識憨山和尚謫戍嶺南，演揚正法，道丘景慕日深，踴躍歡喜，憤憤然有參方請益之志。竟辭師親，往遊南都，遍參講肆，深慕教乘。忽想雲棲淨土法門，發足杭城。既而親承教命，付以蓮宗，授以衣鉢。旋憶師親年邁，即便歸省。幸睹師親無恙，得進甘旨，尚及數載奉侍終養，營葬事畢。於癸亥年憨大和尚示寂曹溪，金剛寶戒授與寄菴大師。是年臘八開法性戒壇，大闡律場，道丘始得圓具戒品，深慕禪宗。後獲親博山和尚，耳提面命，自愧根思遲鈍，未能大徹。至睹趙州「兵馬駢闐」公案，方始得休歇田地。不幸先師示寂，至今白首無依，唯思把茅蓋頭，以盡生平之願。一日遊歷至端州，望天湖山之秀氣，策杖而入，見龍盤虎伏，知有福地。思得坐具地為逸老計，而在慘贊子曾受梁少川施地建庵，稍見端倪。一時相見，欣然作禮，相謂道場有主也。自揣德力輕微，安敢領衆

寶峯菩提塢(三)，南至白象嶺，北至青獅嶺，以四水分流為界相內外。此山所屬於伽藍之大界也。又浮圖殿為集僧羯磨之地，去殿外三尺為戒場外相。此山所攝於僧伽之小界也。由是淨地有界，攝衣有界，一皆本於律部。若以大乘律之，則以大圓覺為伽藍，來去自由，本無邊際，疆域之名可以不立。姑從實相指陳，使雲水往來，知道里之遠近；僧伽行道，得依止以安居云爾。

氣候

附

鼎湖山高而谷深，四面無縫，八風不動。盛夏清涼，隆冬暄燠。風雨往來，頃刻聚散。陰晴上下，遠近不齊。忽而雲日蔽虧，忽而晴暘洞徹，忽而霧蔚霞蒸，忽而虹銷雨霽，二六時中，千變萬化，不可名邈。方春百卉爭妍，群芳競秀。至秋則籬菊垂金，庭梅綻玉。四時供養，不缺香花，十里溪山，總同雲月。意謂人傑地靈，百昌生遂；風和

此狀是先老和尚未示寂之前自述，中間載佛相殿宇，俱與後來不同。至於今時，則又轉加次第，而堂舍位置與此狀頗相左矣。載此為創建緣起之證。

為戒長老手錄開山緣起

鼎湖山諸峯環繞，狀如蓮花，遂名蓮花洞。山主少川梁公善根夙植，篤信法門，頗識地理，自癸酉年首創茅蓬，名蓮花庵。是年夏，在師到廣利墟思修店處，自言出家，因謁茶亭勤心師，依住數月。至甲戌春，在師方入鼎湖，亦住數月，對衆云欲得明師剃度。衆友於是發心捐貲共助，同往蒲澗老和尚剃度受戒。坐夏三月，辭歸頂湖。是時山主同衆友化得修造金二十餘兩，草創殿宇一殿三間，只有畫相主佛一尊。左右草房俱係坭石所砌，其餘坐立飯食之處，亦係籬笆草蓋，一二間而已。次年乙亥秋，老和尚往新興謁六祖故址，路出端州，過廣利墟。衆友聞老和尚駕來，嚮慕趨迎，請入鼎湖。梁公山主一見，對

星野疆域第一

《大易》之言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星野疆域之所由昉也。蓋自有虞氏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后氏玄圭告成而正九州，後之仰觀俯察者，咸謂通都鉅邑，各有邊陲，喬嶽名山，上應列宿，雖方里之城，函丈之室，莫不屬於分野，統於分星。正之以經界，別之以藩籬，由是災祥之徵，彼我之見，紛然起矣。鼎湖則不然，六合為一家，八荒為一閩。萬象森羅，一法所印，視彼橫生畛域者，譬如有人割截虛空，欲其離異，收歸自己，豈可得耶？雖然如是，雲月總同，溪山各別。門庭廣大，縑素分明。西溪水草，他家苗稼，亦居山而牧牛者所當知也。為《星野疆域志》。

星野考

按鼎湖山，地在肇慶府高要縣境內。考天文家言：端州分野曰

[illegible]

為勝，三尺童子，莫不聞名而欣慕焉。方諸寰中名勝，奚啻倍蓰而什伯哉！本山向未有《志》，蓋前人所見者大，欲其不立文字也。竊恐過現遺事，日久無稽，爰述巔末，總而論之，以補道書之缺。謂不即文字也可，不離文字也亦可。由是仰觀俯察，為「星野疆域志」；遠探近取，為「山川形勝志」；崇佛居僧，為「殿閣堂寮志」；溯源經始，為「創建緣起志」；規畫變通，為「新舊沿革志」；木本水源，為「開山主法志」；光前啟後，為「繼席弘化志」；禁過防非，為「清規軌範志」；高風懿行，為「耆碩人物志」；崇德報功，為「檀信外護志」；名言雅韻，為「登臨題詠志」；著述表揚，為「藝文碑碣志」。「志」凡十二，挈領提綱，折衷群言，據聞述見，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慙於往哲云爾。

同覓地建佛堂，為時節聚會念佛所。望鼎湖有得，因謀於川，川從之，乃草草搭一茅篷。無何而善士子人朱君從陽江至，時年二十有三，擬度嶺訪師薙染，意粵中無可為其師者。諸友留曰：「何度嶺為？今省中有棲壑大師者，由博山得法南歸，現居白雲蒲澗，豈不能師汝耶？」此間鼎湖山水頗佳，我輩先有茅蓬為良辰集會所矣。與公往探，如意則衆友資助往蒲澗求祝髮圓具，回此共住，何如？」子人領之，因同謁川乞地。川憶前夢，遂施焉。住下有頃，諸友助往剃髮稟戒，命名「弘贊」，字「德旋」，後易字「在參」，後又易「參」為「慘」。依壑半載而還，時崇禎癸酉秋也。諸友甚喜，遂拆廣利施茶亭小柱來易茅蓬，而建佛殿一座三間，旁仍編茅作廚廁，僅蔽風雨。住下，栽松種竹，拮据賢勞。歷乙亥，思出方徧參，了明大事，遂決志腰包度嶺。適壑從省發足往新州謁六祖出身故址，路出端州，望鼎湖山水秀麗，正擬策杖遊覽。慘與諸友聞之，偕衆迎入，懇請住持。壑徧觀形勢，喜甚，

蒲澗，勸轉法輪。棲翁允諾，遂以五月二十二日入山據室。是歲之臘，登壇傳戒，緇素皈依，時有五色雲現於峯頂，遠近共睹，適與前名符合，因更庵為寺，榜山門為「雲頂」，安立序職，揭示規條，兼行雲棲、博山之道，不忘本也。次年秋，在公竟從初願，出遊煙水，歸隱西來。數年，還山省覲，紺宇珠林，煥然一新矣。棲翁住持慶雲凡二十有三載，前後得度受具弟子千有餘人，籌室幾滿，法幢遽傾。戊戌之夏，忽以微疾示寂。一衆號咷，如喪考妣，追慕莫及。勸請在公繼主法席，領衆匡徒，談宗講教，高步雲頂之巔，別唱雪關之曲。掀翻窠舊，撞破煙樓。過量大人，超方出格，非門外漢所得而思議也。在公歿後，山中法屬，次第相承。梅磬湛公、東湖契公、象林空公、芻廬圓公，善繼善述，多所建明。後來振起，自不乏人。創業誠難，守成不易，擴而充之，神而明之，雖百世可知也。夫鼎湖之為名山也，非一日矣。天造草昧，先傳鑄鼎之文；佛法南來，首列涅槃之座。迨至今日，然後蓮

級為炒茶寮，後改為息心堂，病者居之，今又重修，高大深濶。堂前為雲來堂，今重修高廠，為藥師堂，今改為五祖堂。雙樹堂下一級為大悲樓，安大悲菩薩。樓下為禪喜堂，安僧榻。左為七佛樓。下為八正堂，後改為庫房。七佛樓左為藏經閣五間，右一間為知藏寮，左一間為知殿香燈寮。閣下為演法堂，今為宗堂。閣左為準提樓，樓下為禪堂。藏經閣下前一級為大殿三間，左間牆外為庫房，庫房牆外為廚房，右間牆外為閒寮。順治甲午重高大之，將五間合為三間，左庫、廚二房合為法堂，右閒寮為洪誓殿。前為學士、養病二堂。大殿前為護法殿五間。依大殿右下一間為客館，左一間為老堂。辛亥尚都統重修，深濶高大。改右客館為知衆寮，左老堂為知客寮，學士、養病二堂通為客館。己亥己更，辛亥復更而高大之。禪喜堂前下一級為印經樓，樓下為老堂。前下一級為慶喜堂，為鼓樓，為貯修造材料房。禪堂左為巷，巷左為廚房，後為豆腐房，為積柴寮，為載家具寮，為職事

孫卜葬是山，既穿壙將窆矣，是夕夢金甲神標而叱之曰：「天是佛天，地是佛地，非若有也。墓宅去此不遠，詣彼當得佳城。」明發，葬者如夢所指，遂往扞焉。至明萬曆間，憨山清祖應化嶺南，金山長老迎住白雲。一日山行深入谷中，心賞茲山峯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真佛地也，因與更名為蓮花峯，為授記曰：「不久當有福慧大人闡化於此。」紀之以詩，有「蓮花瓣瓣湧滄溟」及「夜深說法有龍聽」之句。時雲頂棲師翁晦跡稠中，參憨祖於曹溪，祖一見噐之，知其時節未至，不欲遽為印可，勸令行腳，送以偈曰：「汝持一滴曹溪水，遍灑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憨能說法，而今不值半文錢。」棲翁既承激發，遂腰包度嶺，升雲棲之堂，入博山之室，二家法要，領畧無遺，密受記荊於博山。衣鉢南歸，輶光於廣州白雲之蒲澗，人鮮知者。然鼎湖山靈已斫額望之、虛席待之久矣。迪村梁氏雖世守鼎湖，常以山深地僻，難為耕鑿，委諸草莽，不紀歲年。最後長者梁少川崇信頗篤，於崇禎癸酉歲始入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3MjkwOT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729090.zip",
  "filesize": 25173262,
  "md5": "fe47ea25cbdd10706584b57d4b08df6b",
  "header_md5": "05edb293d3d6f5a0cb4dee9b1bb717fb",
  "sha1": "4316296367b2d26bb6f69808b281c8feae9d4ea9",
  "sha256": "077bc2a76b0caa2d19e3255afabeea275519840e43994172b9ba7cf780d98c01",
  "crc32": 136654561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5121805,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62\u00aa\u2551\u25a0\u2554\u255c\u2553\u255b\u2554\u2567\u2593\u00df\u00ed\u2556_12729090",
  "pdg_main_pages_found": 111,
  "pdg_main_pages_max": 111,
  "total_pages": 127,
  "total_pixels": 79489191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